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桃花女陰陽鬥傳 第十回 騙親事欺瞞詐就 誤中計強逼聯成

卻說周公命家丁許成覓取官媒，去不多時，已領了一個姓蔣的一官媒進來。周公見左右人多，吩咐各各外出，周公當中坐下，蔣媒上去叩了一頭，他便微笑開言道：「官媒，你可知道城南有個任家，他屋裡有個女兒叫做桃花？你認得不認得？可見過任桃花否？」蔣媒道：「任家老婦人也認得，他家資數萬，是個良善人家。到是任小姐我從未見他一面，但未見過不敢妄說。大約他小姐已有十六、七歲了。」周公道：「孤已知這小姐相貌端莊，意欲聘他為媳。你若做成此事，孤重重謝你！」蔣媒聞言，暗想道：「我從不曾見周公有兒子。今日此話，有些古怪！」周公見蔣媒遲疑不答，便心中不悅，又問蔣媒：「為何不言不語？」蔣媒道：「非是不言語。小婦人想任太公是個平民，怎敢與公爺對親？」周公道：「你只管去說，孤只要聘他為媳女，三日內就要成其好事。妝奩一些不要他家的。」蔣媒不待說完，道：「此限一發難成了，那有三日就要過門的？日子促得太狠，豈不是叫小婦人空去跑走的？我看公爺必有主見，倒不妨與小婦人說說，好到那裡，隨他如何，倘他有什麼大翻悔處，自有公爺阻擋，料也無妨。」周公聞言，回嗔作喜道：「你果然伶俐。孤實有心事，要整治任桃花這小賤人，因他破孤的八卦。孤對你說明：我並無公子，今不過湊成圈套，誑他過門，好制死了他。因後三日是個兇神下降日子，故此定了，包管他一下轎，就要命喪無常。此乃暗暗要制死他之法，與你媒人無乾。你若做成此事，孤謝你黃金百兩，斷不食言。」蔣媒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怪不得公爺生氣。任桃花是個閩中女子，為什麼破起國公爺的八卦？若能是暗暗制死他，倒也是人不知鬼不覺，小婦人情願去走一遭。只是要想個計兒，誑騙得任太公許允才好。」周公見蔣媒的說話投機，心中大喜，道：「不難，待孤先算一算，看是如何？」連忙掐指一算，就得了主意，道：「誑親之計有了！方才算得任太公不在家中，往莊上去了，明日巳時回來。孤叫許成同你前去，在他的門口等候，必須如此如此。若依了便罷，若是不依，你們說孤要經官告他女兒用妖術邪法破了孤的八卦，不怕他不允！」蔣媒聞了大喜道：「此計大妙！小婦人明日就去。」周公大喜，賞了蔣媒的酒食，又先賞白銀二十兩。蔣媒歡天喜地拜謝回家而去。到了次日，便復來會合許成，一出府門，在路上又商量停妥，一直來至任家門首。剛剛到了巳時時候，只見任太公從那邊來了。二人一見大喜，暗道：「國公的卦兒真靈！」一面想著，任太公已到門首，下了牲口。家童提著一包衣服。這任太公見蔣媒同著一個人並在他門口，便笑道：「蔣大娘，你為何不進我宅去坐坐？站在門首作什麼？」蔣媒迎著笑臉道：「太公，你看我這筐裡是什麼？昨日我小女下茶的日子，一應主顧人家，我都要送些東西，將這茶餅來與太公、安人的，恰好遇著太公回來，可教小哥送進去罷。」說完，便把那筐裡東西交與員外的跟隨小童。太公道：「原來是令媛有了出閣的日子，可喜可賀！且請進舍下奉茶。」

蔣媒連忙答應，同著太公與許成一齊進到大堂坐下。蔣媒忙向童子手裡取回那筐子來，遞與任太公道：「太公，你且看看，原不成個東西，不過盡些敬心而已。」任太公連稱「不敢」，用手接過筐子來一看，上面蓋著一塊紅綾，一對金花，便伸手拿起，順手放在桌子上，筐子裡放著十來個精緻點心。蔣媒在旁湊趣道：「太公，你吃個嚐嚐！」任太公一來從莊上來，未曾用過飯，此時腹中正在空飢，二來又見點心精巧，老人家多嘴饞，又見蔣媒在旁湊趣，不覺就拈一個放在口中。家童已攜出茶來。太公便一面讓其食茶，自己又取杯茶來食，慢慢的送著點心餅兒，又言：「好點心！真是清香滿口。」蔣媒人裝瘋作狂，取了那對金花，走上與任太公戴上，笑道：「有趣。有趣！今日取個吉利，等老身明日尋個好媳娘來，與太公生個公子罷！」太公只當他取笑，口中不住的道：「這怕不能了。」許成忙取那塊紅綾披在太公身上，便一齊跪下叩頭道：「恭禧太公，賀禧太公！」當下太公一見，忙問：「二位如何這般取笑？」忙伸手來扶。二人起來，道：「我們實說了罷！這是周國公送來與員外的。因他有位公子，想要娶你家小姐為妻，今年也是十六歲。只是日子太速，恐怕員外不准，故此設下這個計策來騙員外。休怪，休怪！」太公聽了，才知是誑親之計，心中著惱道：「這是婚姻大事，也要兩家情願。難道他倚仗國公之勢，欺壓平民百姓，我就怕了不敢開口，即許他不成？如今老漢偏偏不允這門親，看他把我怎樣了？」蔣媒道：「太公不須著惱，這位就是他的家人，我合他來的。我也說過，怕太公你老人家不依。國公道：『不妨，若不依我，定必經官告他用邪法妖術破我的八卦！』你可想朝歌城的大小官員，那個不與他交好的？怕你要吃虧了！」

任太公聽罷，並不開言，自沉吟道：「悔道不該叫女兒混管閒事。如今若不依他，告到官去，我定然吃虧，我又吃了他的喜餅。」再想：「女兒是要嫁人的。如今與周公之子匹配，也算榮耀了！」隨道：「二位，這國公與老漢結親難道不好？到底貴賤不敵，而且姑爺未見過，日子又太速。」蔣媒笑道：「太公與國公結親就算同體，況且他家來先就太公。他的公子不用說是嬌生貴養，自然貌美。止有日子太速些。公爺也想過，先已對我們說過，說：『任太公若嫌日子太速，可說我一些妝奩也不要，止要小姐一身過門就是。』」任太公聽了，心中喜悅道：「既是如此說，老漢還須對老妻商量定，我一人也難作主。」蔣媒道：「夫為妻綱，太公若允，安人必許允。我們就此回覆國公的喜信，說太公允了！」許成會意，與蔣媒一起走了。太公獨自一個，呆呆的在大堂上坐了一刻，想來想去，心中也覺喜悅。只因他是攀高結貴，就忘卻了利害，笑盈盈向宅內來。

任安人看見太公笑呵呵的進來，便立起身道：「員外回來也！」忽見他頭上插著兩枝金花，肩上搭著一塊紅綾，不由的笑起來，道：「員外大喜！今日還是與人家作贊禮郎也？還是娶了媳娘，簪花掛紅，拜過天地？」任太公也笑道：「安人，你都說不中。老漢有喜，你老也喜！」忙坐下，把國公差人來求親的話，細細說完了。又言：「媽媽向我說女兒是個貴相，如今果作了貴人。你我老夫妻倒沾些他光！」安人聽了，也喜悅道：「一個百姓人家，與公侯對親，自然借光榮耀。只是不備些妝奩去，卻不成禮款。」任太公笑道：「我家要些妝奩何用？就是女兒去了，日用衣服東西那一樣不是新的？其餘的俟三天之後辦起，送去周府，也不為遲。只有一件，不知女兒悅意不悅意？我同你去對他說說。」安人見太公說的有理，便一同來至後花園裡。

只見桃花女獨自攜著花罐，在那裡澆一株桃花。兩老齊呼：「女兒，何須自擊澆樹？教侍女們澆溉可也。」桃花女一見爹娘進來，忙放下花罐，一齊上了花亭坐下。桃花女見太公簪了花，披掛紅，便笑道：「爹娘今日有何喜事簪花披紅起來？」任安人便先開口道：「我兩老之喜，俱是我兒你攜帶的。」便把「周公差人來求親，你爹爹已許他十九出門」的話，一一說了。桃花女不待說完，早已杏臉焦黃，「哎喲」一聲，身不由主，在椅上撲跌下地。